

白下蔡 晁元放甫評點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管子志在用齊其於齊國之政事人物無不熟悉於胸中只有其初見桓公諸說豈一時所能猝辦者惟其志在用齊故不惜入檻車而比面事仇也

鮑叔之薦管子不難難在桓公之肯用肯用不難難在卽用以爲相相對鉤之恨而尊寵之又專用之而不疑不以小人之讒而生忌宜管子之得以展布其才也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鮑叔之薦管子全用誘法乘齊桓侈大之心說得功業聲名輝煌燦爛先已使他心中熱鬧不過了却說要如此須得此人便令他不得不上路真是善用誘法

鮑叔深知管子之才小用之不足以有爲故說桓公加以隆禮蓋禮之不重則用之不專用之不專不足以成事也鮑叔薦賢爲國苦心令人嘆想不置

管子治齊許多作用而其對桓公之問言使民必先愛民已是得其綱領了尤妙在開頭便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又是綱領中之綱領蓋此四字實治家國之要圖管子去古未遠學術淳正政開日便提此四字昔人謂齊襄宣淫致亂齊難未平故管子首以此言正之不特淺視管子亦輕視四字矣

分任五傑又是絕妙智術蓋雖聖人亦未有能一人獨治齊齊用五傑是管子先得五個得力帮手了自己居中調度便好施



爲真是宰相之器

曹劌敗齊只是一穩字從來之能勝人者無不由於穩不特用兵而已也

却言魯莊公得鮑叔牙之書即召施伯司議曰向不聽子言以致兵敗今殺糾與存糾孰利施伯曰小白初立即能用人敗我兵於乾時此非子糾之比也况魯兵壓境不如殺糾與之講和時公子糾與魯

夷吾召忽俱在生竇魯莊公使公子假將兵襲之殺公子糾執召忽魯伯至魯將納檻車召忽仰天大恸曰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分也魯將從子糾於地下召忽入鼎亦自正天安能受桎梏之辱遂以頭觸殿柱而死

管夷吾曰自古人君有死臣必有生臣吾且生入魯國爲子糾自死別糾可以不死不特不死而便東身入檻車之中施伯私謂魯公曰臣觀管子之容似有內核必將不死是事難斷識其可以有爲故強作解說此人天下奇才

陳周列國志 魯卷之四 若不死必大用於魯大用於魯必霸天下魯自此奉奔走矣君不如請子魯而生之魯生則必德我德我而爲我用魯不足慮也莊公曰魯君之仇而我留之雖殺糾怒未解也施伯曰君以爲不可用不如殺之以其屍授魯莊公曰善公孫隱朋聞魯將殺管夷吾疾趨

庭來見莊公曰夷吾射寡君中鈎寡君恨之切骨欲親加刃以快其志若以屍還猶不殺也自殺與人殺有何分別而加此爭之明是彼從而吐魯莊以消如此語足矣莊公信其言遂囚夷吾并函封子糾召忽之首交付魯朋魯朋稱謝而行

却說魯夷吾在檻車之中已知鮑叔牙之謀誠恐施伯智士雖然釋放倘或翻悔重加追還吾命休矣心生一計製誠黃鵠之詞教役人歌之詞曰

黃鵠黃鵠戢其翼繁其足不飛不鳴兮籠中伏高天何跼兮厚地何跼丁陽九兮逢百六引頸長呼兮繼之以哭

黃鵠黃鶴天生汝翼兮能飛天生汝足兮能逐遭此羅網兮誰與
贖一朝破樊而出兮吾不知其升衝而漸陸嗟彼七人兮徒旁觀
而踞躄

役人既得此詞且歌且走樂而忘倦車馳馬奔計一日得兩日之程
遂出**境** **莊**公果然追悔使公子偃追之不及而返夷吾仰天嘆

曰吾今日乃更生也行至堂阜今諸州府鮑叔牙先在見夷吾如獲

至寶非齊夷吾仲生齊齊之祥夷吾也迎之入館曰仲幸無恙卽命

破檻出之夷吾曰非奉君命未可擅脫鮑叔牙曰無傷也吾行且薦

子夷吾曰吾與召忽同事子糾既不能奉以君位又不能死於其難

臣節已虧矣况復反面而事仇人召忽有知將笑我於地下此謂是

然之說然在糾而前也鮑叔牙曰成大事者不恤小恥立大功者

不拘小諫子有治天下之才未遇其時主公志大識高若得子爲輔

以經營東周列國志國霸業不足道也功高天下名顯諸侯孰與守匹夫之節

成無益之事哉夷吾心中豈不知之而鮑叔牙之說乎然夷吾

夷吾喟然不語乃解其東縛留之於堂阜鮑叔牙遂回臨淄見桓公先

弔後賀桓公曰何弔也鮑叔牙曰子糾君之見也君爲國滅親誠非

得已臣敢不弔桓公曰雖然何以賀寡人鮑叔牙曰管子天下奇才

非召忽比也臣已生致之君得一賢相臣敢不賀此言不足以致桓

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其矢尚在寡人每戚戚於心得食其肉

不厭况可用乎鮑叔牙曰臣人者各爲其主射鉤之時知有糾不知

有君若君用之當爲君射天下豈特一人之鈞哉此語解說

之昔用此人者桓公曰寡人姑聽子教勿誅鮑叔牙乃迎管叔吾

至於其家朝夕談論却說桓公修接立之功高國世卿皆加采邑

欲拜鮑叔牙爲上卿任以國政鮑叔牙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

君之賜也至於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桓公曰寡人知卿卿不可辭鮑叔牙曰所謂知臣者小心敬慎循禮守法而已此具臣之事非

治國家之才也有自知之明則又不難於自居真足天賦夫治國家者內安百姓外撫四

夷動加於王室澤布於諸侯國有泰山之安君享無疆之福功垂金

石名播千秋此帝臣王佐之任臣何以堪之桓公不覺欣然動色熱聞之甚那得不欣欣從膝而前曰如卿所言當今亦有其人否鮑叔牙曰君

不求其人則已必求其人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有五寬柔

惠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

禮義可施於四方弗若也執音鉞音鼓立於軍門使百姓敢戰無退弗

若也桓公曰卿即吾來寡人將明其所學此言來輕故鮑叔牙曰

臣聞賤不能臨貴貧不能役富疎不能制親君欲用夷吾非置之相

位厚其饋祿降以父兄之禮不可夫相者君之亞也相而召之是輕

之也桓公則君亦輕夫非常之人必待以非常之禮君其下日而郊

迎之四方聞君之尊賢禮士而不計私仇誰不思効用於音桓公

曰寡人聽子乃命太卜擇吉日郊迎管子鮑叔牙仍遂管夷吾於郊

外公館之中至期三浴而三饗之浴音去其不祥也者以香濯塗其身也衣冠袍笏比

於上大夫桓公親自出郊迎之與之同載入朝百姓觀者如堵無不

駭然史官有詩云

爭賀君侯得相臣 誰知即是檻車人

只因此日捐私忿 四海欣然號霸王

管夷吾已入朝稽首謝罪桓公親身扶起賜之以坐夷吾曰臣乃俘

戮之餘得蒙宥死實為萬幸敢辱過禮桓公曰寡人有問於子子必

坐然後敢請夷吾再拜就坐桓公曰音千乘之國先信公威服諸侯

號為小霸王自先襄公政令無常遂得大變寡人獲主社稷人心未定

號為小霸王自先襄公政令無常遂得大變寡人獲主社稷人心未定

國勢不張今欲修理國政立綱陳紀其道何先夷吾對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說得大警然却又不見迂闊今日石

欲立國之綱紀必張四維以使其民則紀綱立而國勢張大和公曰如何而能使民夷吾對曰欲使民者先必愛民千古之為民上者當書諸紳而後

有以處之桓公曰愛民之道若何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

薄稅斂則民富矣親賢建工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王道此愛民之道也桓公曰愛民之道既行處民之道若

何對曰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士之子當為士農之子當為農工商之子當為工商習焉安焉不遷其業則民自安矣桓公曰民既安矣甲

兵不足奈何對曰欲足甲兵當制贖刑重罪贖以犀角一戟輕罪贖以贛贛盾一戟小罪分別入金疑罪則宥之訟理相對者令納束矢

陳周列國志卷之四五語矣地許其平金既聚矣美者以鑄劍戟試諸犬馬惡者以鑄鉏夷斤

櫛試諸壤士桓公曰甲兵既定財用不足如何對曰銷山為錢煮海為鹽其利通於天下因收天下自物之賤者而居之以時貿易為女

閭三百即今以安行商商旅如歸百貨駢集因而稅之此數字便可入於聖人雜作之之道者也以佐軍興如是而財用可足矣桓公曰財用既足然軍

旅不多兵勢不振如何而可對曰兵貴於精不貴於多強於心不强於力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天下諸侯皆將正卒伍修甲兵臣未見其

勝也君欲強兵莫若隱其名而修其實此語不特善為其用不使知之臣請作內政而寄之以軍令焉桓公曰內政若何對曰內政

知法制國以二十為一鄉工商之鄉六士之鄉十五工商足財士足兵桓公曰何以足兵對曰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設有司

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即以此為軍令五家為

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
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長
人率之五鄉立一師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師率之十五鄉出三萬

人高民下幾千以爲三軍君主中軍高國二子各主一軍四時之

隙從事田獵春曰蒐蒐以索不孕之獸夏曰苗以除五穀之災秋曰

獮獮行殺以順秋氣冬曰狩圍守以告成功使民習於武事是故軍

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勿令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

同恤人與人相儔家與家相儔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

不乖晝戰目相識足以不散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則同樂死則同哀

守則同固戰則同強有此三萬人足以橫行於天下桓公曰兵勢既

強可以征天下諸侯乎對曰未可也圖室未屏鄰國未附君欲從事

於天下諸侯莫若尊圖而親鄰國桓公曰其道若何對曰審吾疆場

而反其侵地重爲皮幣以聘問而勿受其貲則四鄰之國親我矣請

以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帛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

天下之賢士管子所謂諸法後來無不效第舉行備此事未嘗又使

人以皮幣玩好鬻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擇其取者而攻之可

以益地擇其淫亂篡弑者而誅之可以立威如此則天下諸侯皆相

率而朝於圖矣然後率諸侯以事圖使修職貢則王室尊矣方伯之

名君雖欲辭之不可得也桓公與管仲吾連語三日三夜字字投機

全不知倦桓公大悅到此方是真正管仲信任范師乃復齋戒

三日告於太廟欲拜管仲吾爲相夷吾辭而不受桓公曰吾納子之

伯策欲成吾志故拜子爲相何爲不受對曰臣聞大廈之成非一木

之材也太海之潤非一流之歸也君必欲成其大志則用五傑先帝

相之材桓公曰五傑爲誰對曰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

不如虛册請立爲大司行舉草萊闢土地聚粟聚多盡地之利臣不

如實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

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執中不殺無

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臾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

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君若欲治國強

兵則五子者存矣試觀諸君制人的人福學問方量身分不是去君

欲霸王臣雖不才強成君命以效區區知說甚麼桓公遂拜管夷

爲相國賜以國中市租一年其隰朋以下五人皆依夷吾所薦一一

拜官各法其事遂懸榜國門凡所奏富強之業次第盡舉而行之

不行列爲可恨他日桓公又問於管夷吾曰寡人不幸而好田

又好色得毋害於霸乎夷吾對曰無害也桓公曰然則何爲而害霸

夷吾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賢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復以

小人參之害霸此說雖是然桓公曰善於是專

任夷吾尊其號曰仲父恩禮在高國之上國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

寡人有所施行一憑仲父裁決又禁國人語言不許犯夷吾之名不

問貴賤皆稱仲蓋古人以稱字爲敬也却說莊公聞齊國拜

爲相大怒曰悔不從施伯之言反爲孺子所欺乃簡車蒐乘謀伐齊

以報乾時之仇桓公問之謂管仲曰孤新嗣位不欲頻受干戈請

先伐齊何如管仲對曰軍政未定未可用也桓公不聽既已信之

此處却又不聽何也遂拜鮑叔牙爲將率師直犯長勺齊莊公問

于施伯曰齊欺吾太甚何以禦之施伯曰臣薦一人可以敵齊

曰卿所薦何人施伯對曰臣識一人姓曹名糾請隱於東平之鄉從

未出任其人真將相之才也莊公命施伯往招之糾笑曰肉食者無

謀肉食者乃謀及霍食耶施伯曰霍食能謀行且肉食矣不用乃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七

爭在蓄食內食之間遂同見莊公問曰何以戰曹劌曰兵事

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于行問莊公喜其言與

之共載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曹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

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曹之心便是懷事兵下令

擊鼓進兵先陷者重賞莊公聞鼓聲震地亦教鳴鼓對敵曹劌止之

曰曹師方銳宜靜以待之傳令軍中有敢喧譁者斬曹兵來衝曹陣

陣如鐵桶不能衝動穆得妙然能禁之使不喧譁又陣堅不只得

退後少頃對陣鼓聲又震曹軍寂如不聞曹師又退鮑叔牙曰曹怯

戰耳再鼓之必走曹劌又聞鼓響謂莊公曰敗曹此其時矣可速鼓

之論曹是初次鳴鼓論曹已是第三通鼓了曹兵見曹兵兩次不動

以為不戰都不在意了誰知鼓聲一起突然而來刀砍箭射勢如疾

雷不及掩耳殺得曹兵七零八落大敗而奔可見兵無強弱莊公

東周列國志卷之四乃下車將曹兵列陣之處

欲行追逐曹劌曰未可也臣嘗察之又甚乃下車將曹兵列陣之處

周圍看了一遍復登車轍遠望良久曰可追矣莊公乃驅車而進追

三十餘里方還所獲輜重甲兵無算不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嬌

用兵全以謀勝故將在謀而不在勇勇者偏裨卒伍之事耳南

宮長萬勇雖過人不知用兵之法恃勇而驕軍無警備及了

之兵一出帶傷被擒勇何在耶歸國之後全無悔心因君戲言

遂行弑逆真古今未有之變後雖正法為醢遍賜羣臣猶為未

蔽厥辜

子偃虎皮冒馬之計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也以弱敵強此

等甚妙然已開田單火牛孔明假獅等計之祖

叔牙鑿長勺之敗便有戒心故能全軍而退可見謹慎二字是行軍要緊之着

古今來以戲言取禍者不可勝數出言之人自以為與彼狎習可以無妨不知無心之言反作有心之聽受者不較而飲恨于心積之深而發之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惟日出好興戎信哉君子之進身也以道義小人之進身也以貨綠觀其進身之初其人之人品心術已可概見觀于豎貂易牙之所以進豈不較然也哉

禮曰毋不敬又曰敬者立身之本蓋不特進德修業而已凡有國有家者盛衰于此觀焉興廢于此卜焉卽一身之修短亦于此占焉作事之成敗亦于此定焉蔡哀如有不足于息不要歸設款可也設款而不敬失其立身之本矣兵敗而身辱其亦有所取之歟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九

四

息侯導楚伐蔡猶曰人情報怨之常奈何使楚伐己請救于蔡而因以圖之乎若度其不肯來救是此計爲虛設也若其必來是蔡侯猶有親親恤隣之誼也彼以親恤之誼來而我因以圖之息侯之罪浮于蔡哀多矣卒之國滅而妻爲虜有以哉

列國之君雖奸險無道未有因貪女色而滅人國者况所欲卽國君之妻乎楚之無道若此而中國曾不能以一旅加之真是可恥

話說

莊公大敗

齊師

乃問于

曹劌曰

卿何以一鼓而勝三鼓有說

乎曹劌曰

夫戰以氣爲主氣勇則勝氣衰則敗

勝敗之類以理爲主

于氣矣

鼓所以作氣也一鼓氣方盛再鼓則氣衰三鼓則氣竭吾

不鼓以養三軍之氣彼三鼓而已竭我一鼓而方盈以盈禦竭不勝
何爲莊公曰齊師既敗始何所見而不追繼何以見而追請言其故
曹劌曰齊人多詐恐有伏兵其敗走未可信也吾視其轍跡縱橫軍
心已亂又望其旌旗不整急於奔馳是以逐之莊公曰卿可謂知兵
矣乃拜爲大夫厚賞施伯薦賢之功鬻翁有詩云

強齊壓境舉朝憂

韋布誰知握勝籌

莫怪邊庭捷報香

繇來肉食少佳謀

時莊王十三年之春齊師敗歸桓公怒曰兵出無功何以服諸侯

乎齊桓公治未修而先欲恃力以服諸侯見解錯了所以又有後患鮑叔牙曰齊魯皆千乘之國勢

不相下以主客爲強弱此語水益差于兵豈以主客爲強弱乎昔乾時之戰我爲主是

以勝魯今長勺之戰魯爲主是以敗于魯臣願以君命乞師于魯

宋同兵可以得志桓公許之乃遣使行聘于宋請出宋師宋蘭公捷

東周列國志卷之四自齊襄公時兩國時常共事今聞小白卽位正欲通好遂訂師期以

夏六月初旬兵至郎城魯地相會至期使南宮長萬爲將長萬爲將

之村柴之用大僕矣猛獲副之使鮑叔牙爲將仲孫湫副之各統大兵集于

郎城齊軍于東北魯軍于東南莊公曰鮑叔牙挾忿而來加以

助南宮長萬有觸山舉鼎之力吾國無其對手兩軍並峙互爲犄角

何以禦之大夫公子偃進曰容臣自出覘其軍還報曰鮑叔有戒心

軍容甚整南宮長萬自恃其勇以爲無敵其行伍離亂凡察故書未有不悅其聲

以爲定者子偃深知兵法所以得勝儻自雲門魯南竊出掩其不備可敗也敗魯

不能獨留矣莊公曰汝非長萬敵也公子偃曰臣請試之莊公曰寡

人自爲接應公子偃乃以虎皮百餘貫于馬上想得乘月色朦朧偃

旗息鼓開雲門而出將近營兵全然不覺公子偃命軍中舉火

一時金鼓喧天直前衝突火光之下遙見一隊猛虎咆哮營人馬

無不股慄四下驚皇爭先馳奔南宮長萬雖勇爭奈車徒先散只得

驅車而退可見徒勇無謀不可為將莊公後隊已到合兵一處連夜追逐到乘

丘曹乘地方南宮長萬謂猛獲曰今日必須死戰不然不免豈知死

河得免勇其猛獲應聲而出剛遇公子偃兩下對殺南宮長萬挺著長

戟直撞入營侯大軍逢人便刺兵懼其驍勇無敢近前莊公謂戎

生亦挺大戟還尊長萬交鋒莊公登軾望之見敵孫生戰長萬不下

顧左右曰取我金僕姑來金僕姑者軍府之勁矢也左右捧矢以

進莊公搭上弓弦驪得長萬親切聽的一箭正中右肩深入於骨長

萬用手拔箭敵孫生乘其手慢復儘力一戟刺透左股長萬倒撞於

地急欲掙扎被孫生跳下車來雙手緊緊按定眾軍一擁上前擒住

猛獲見主將被擒棄車而逃莊公大獲全勝鳴金收軍敵孫生解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十一

長萬獻功長萬肩股被創尚能挺立毫無痛楚之態有何益哉莊公

愛其勇厚禮待之敵叔牙知師失利全軍而返是年桓公遣大

大隰朋告印位于周且求婚焉明年周使莊公主婚將王姬下嫁

于魯魯衛各以其女來媵音送因魯有主婚之勞故此魯復

通各捐兩敗之辱約為兄弟其秋大水魯莊公曰魯既通好何惡

于魯使人弔之魯感魯恤災之情亦遣人來謝因請南宮長萬魯莊

公釋之歸國自此三國和好名消前隙仙有詩曰

乾時長勺互雄雌 又見乘丘覆宋師
勝負無常終有失 何如修好兩無危

却說南宮長萬歸魯聞公戲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

子矣長萬大慙而退大夫仇牧私諫魯公曰君臣之間以禮相交不

可戲也戲則不敬不敬則慢慢而無禮悖逆將生君必戎之見上下

然不問
君臣也
閔公曰孤與長萬習狎雖是習狎無傷也再說莊王十五
年王有疾崩太子胡齊立是為僖王史作懿王計告至時閔公

與宮人遊于蒙澤使南宮長萬擲戟為戲原來長萬有一絕技能擲
戟于空中高數丈以手接之百不失一宮人都誇獎不已閔公微有妬恨

長萬同遊長萬奉命耍弄了一回宮人都誇獎不已閔公微有妬恨
之意臣有長技君之福也命內侍取博局與長萬決賭以大金斗盛

酒為罰這博戲却是閔公所長萬連負五局罰酒五斗已醉到八
九分地位了心中不服再請覆局閔公曰囚乃常敗之家安敢復與

寡人賭勝長萬心懷愆忿嘿嘿無言忽宮侍報道閔王有使命到閔
公問其來意乃是報莊公之喪且告立新主閔公曰閔已更立新王

即當遣使弔賀長萬奏曰臣未賭王都之盛願奉使一往閔公笑曰
莊國即無人何至以囚奉使宮人皆大笑長萬面頰發赤羞變成怒

兼乘酒醉一時性起不顧君臣之分大罵曰無道昏君汝知囚能殺
人乎閔公亦怒曰賊囚怎敢無禮便去搶長萬之戟欲以刺之長萬

也不來奪戟逕提博局把閔公打倒再復揮拳宮人驚散長萬怒氣猶勃
嗚呼哀哉閔公死于長萬拳下宮人驚散長萬怒氣猶勃

勃未息提戟步行及于朝門遇大夫仇牧問主公何在長萬曰昏君
無禮吾已殺之矣說得且仇牧笑曰將軍醉耶長萬曰吾非醉乃實

話也遂以手中血汚示之仇牧勃然變色大罵弑逆之賊天理不容
便舉笏來擊長萬雖是忠激于心然怎當得長萬有力如虎擲戟于

地以手來迎左手將笏打落右手一揮正中其頭頭如蓋粉齒折隨
手躍去嵌入門內三寸真絕力也仇牧已死長萬仍拾起畫戟緩步

登車傍若無人莊閔公即位史十年只因一句戲言遂遭逆臣毒手
春秋世亂視弑君不啻割雞可嘆可嘆史臣有仇牧贊云

世降遺教

綱常掃地

豈廉不隔

君臣交戲

君戲以言

臣戲以戰

壯哉仇牧

以笏擊賊

不畏強禦

忠肝瀝血

死重泰山

名光日月

太宰華督聞變，拔劍登車，將起兵討亂。行至東宮之西，正遇長萬、長

萬並不交言，一戟刺去。華督墜于車下，又復一戰，殺之。遂奉閔公之

從弟公子游為君，盡逐戴武、宣穆莊之族。宋公孫羣公子出奔。齊

今徐州公子御說奔毫。今鳳陽長萬曰：御說文而有才，且君之嫡弟

今在毫，必有變。若殺御說，羣公子不足慮也。乃使其子南宮牛同猛

獲率師圍毫。冬十月，御說大心率戴武、宣穆莊五族之眾，又合魯國

之師救毫。公子御說悉起，毫人開城接應。內外夾攻，南宮牛大敗。被

殺。兵盡降于御說。猛獲不敢回。遂投魯國去了。戴叔皮獻策于

東周，列國志。卷之四。十一。御說即用降兵，旗號假充南宮牛等，已克毫。邑擒了御說，得勝回朝。

先使數人一路傳言南宮長萬信之，不做準備。羣公子兵到，賺開城

門一擁而入，只叫單要拿逆賊長萬。一人餘人勿得驚慌。長萬倉忙

無計，急奔朝中，欲奉子游出奔。見滿朝俱是甲士填塞，有內侍走出

言：子游已被眾軍所殺。長萬長嘆一聲，思列國惟魯與齊無交。魯知

不怕無交，欲待奔齊。又想家有八十餘歲老母，嘆曰：天倫不可棄也。復番

身至家，扶母登輦，左手挾戟，右手推輦而行。斬闕而出，其行如風。無

人敢攔阻者。宋國至，相去二百六十餘里。長萬推輦一日，便到如

此神刀。古今罕有。魯神刀却說羣公子既殺了游，遂奉公子御說

卽位。是為桓公。拜戴叔皮為大夫，選五族之賢者為公族大夫。肅叔

大心仍歸齊。肅使往請執焉。再遣使往請執南宮長萬。公

于日夷。宣公之時止五歲，侍於魯。桓公之側，笑曰：長萬不來矣。公

曰童子何以知之曰夷曰勇力人所敬也宋之所棄噫必鹿之空手而行何愛于我昭而後得人情之常時法子公大悟乃命賈重寶以賂之至說宋使至衛衛惠公問于羣臣曰與衛衛與不與孰便羣臣皆曰人急而投我奈何棄之只看得大夫公孫耳武公諫曰天下

之惡一也宋之惡猶陳之惡留一惡人於衛衛况陳陳之好舊矣不遺獲宋必怒庇一人之惡而失一國之權非計之善也衛侯曰善

乃縛猛後以界宋再說宋使至陳以重寶獻于陳立公宣公貪其賂許送長苗又慮長萬絕力難制必須以計困之乃使公子結謂長萬

曰寡君得吾子猶獲十城宋人雖百請猶不從也寡君恐吾子見疑使結布腹心如以陳國福小更適大國亦願從容數月為吾子治車

乘長萬泣曰君能容萬萬又何求公子結乃攜酒為歡結為兄弟明日長萬親至公子結之家稱謝公子結復留欸酒半酣出婢妾勸酬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十四 歡飲大醉臥于坐席公子結使力士以犀革犀牛包裹用牛筋

束之并囚其老母星夜傳至于宋至半路長萬方醒奮身蹴踏革堅縛固終不能脫將及宋城犀革俱被掙破手足皆露于外押送軍人

以槌擊之跽骨俱折桓公命與猛後一同綁至市曹剝為肉泥使庖人治為醢音海肉遍賜羣臣曰人臣有不能事君者視此醢矣八

十歲老母亦并誅之鬻翁有詩嘆曰 可惜趙力絕倫 但知母子昧君臣

到頭駢戮難追悔 乃諭將來造逆人 桓公以肅叔大心有救辜之功升肅為附庸稱大心為肅君念

皆死難仍用其子家為司馬自是華氏世為宋大夫再說肅桓公自長勺大挫之後深悔用兵乃委國管仲日與婦人飲酒為樂有以國

事來告者桓公曰何不告仲父時有豎貂者乃桓公之幸童因欲親

近內庭不使往來乃自宮以進謂曰桓公憐之寵信愈加不離左右

又醫之雍臣人名巫者謂之巫巫字易牙為人多權術工射御兼精

手烹調之技一日嚮姬病易牙和五味以進嚮姬食之而愈病不效

如何喫些好東西便好了因愛近之易牙又以滋味媚豔貂貂薦之於桓公桓公

召易牙而問曰汝善調和味對曰然桓公戲曰寡人嘗烏獸蠹魚之

味幾遍矣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此句說得甚奇竟似今人打詐人嘴喫一賊易牙既

退及午膳獻蒸肉一盤嫩如乳羊而甘美過之桓公食之盡問易牙

曰此何味而美至此易牙跪而對曰此人肉也桓公大驚問何從得

之易牙曰臣之長子三歲矣臣聞忠君者不有其家君味嘗人味臣

故殺子以適君之口桓公曰子退矣桓公以易牙為愛已這等愛法

亦寵信之嚮姬復從中稱譽自此嚮貂易牙內外用事陰忌管仲至

是豎貂與易牙合詞進曰聞君出令臣奉令今君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東周列國志卷之四十五國疑于無君矣桓公笑曰寡人於仲父猶身之有股肱也有股

肱方成其身有仲父方成其君爾等小人何知二人乃不敢再言

仲秉政三年魯國大治髯仙有詩云

疑人勿用無疑 仲父當年獨相齊

都似桓公能信任 貂巫百口亦何為

是時魯方強盛滅鄆克權復魯敗莒盟後息今汝南凡漢東小國

無不稱臣納貢惟魯恃與魯侯婚姻中國諸侯通盟同兵未曾服魯

至文王能黃稱王已及二世有圖新屈重圖伯比遠委音章圖游當權

諸人為輔虎視漢陽漸有侵軼中原之意却說蔡哀侯獻舞與魯侯

同娶陳女為夫人魯娶在先魯娶在後魯夫人姬氏有絕世之貌因

歸寧于魯道經魯國又是女人哀侯曰吾嫉至此豈可不一相見

乃使人要至宮中款待語及戲謔全無敬客之意想是有見他容貌

息媿大怒而去及自國返息遂不入國國侯聞息媿侯怠慢其妻思

以報之乃遣使入貢于楚因密告楚文王曰楚恃中國不肯納款若

楚兵加我我因求救于秦秦君勇而輕必然親來相救我因與楚合

兵攻之獻舞可虜也既虜獻舞不患秦不朝貢矣楚文王大喜乃與

兵伐息媿侯求救于秦秦果起大兵親來救息媿安營未定楚兵

從後追趕直至莘野楚活虜哀侯歸國國侯大將將軍楚文王出

境而返秦哀侯始知中了息媿侯之計恨之入骨楚文王回國欲殺

哀侯烹之以饗大廟想是楚國祖宗也要齊魯大夫齊權諫曰王方有事中原若殺

獻舞諸侯皆懼矣不如歸之以取成焉再四苦諫楚文王只是不從

齊權憤氣勃發乃左手執王之袖右手拔佩刀擬王想見粗疏之氣真是好笑曰

臣當與王俱死不忍見王之失諸侯也楚王懼連聲曰孤聽汝遂捨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十六 四卷十六

齊侯鬻權曰王幸聽臣言楚國之福然臣而劫君罪當萬死請伏斧

鑕楚王曰卿忠心貫日孤不罪也鬻權曰王雖赦臣臣何敢自赦即

以佩刀自斷其足大呼曰人臣有無禮于君者視此楚王命藏其足

于大府以誡孤違諫之過使醫人療治鬻權之病雖愈不能行走

王使爲大闢以掌城門尊之曰太伯遂釋鬻權歸國大排筵席爲之

饒行席中盛張女樂有彈箏女子儀容秀麗楚王指謂鬻權曰此女

色技俱勝可進一觴卽命此女以大觥送鬻權侯一飲而盡還斟

大觥親爲鬻權王壽鬻權王笑曰君生平所見有絕世美色否鬻權想起

息媿導楚敗秦之仇乃曰天下女色未有如息媿之美者真天人也

楚王曰其色何如鬻權曰目如秋水臉似桃花長短適中舉動生龍

目中未見其二楚子也等樣致合他想也不差楚王曰寡人得一見息夫人死不恨

矣鬻權曰以君之威雖秦姬子攻之不難向此字下一婦人乎

王大悅是日盡撤而散蔡侯遂辭歸本國楚王思蔡侯之言欲得息

媿假以巡方為名來至息國息侯迎謂道左極其恭敬親自關除館舍設夫饗于朝堂不敢用兩君敵體之禮侯執爵而前為楚王壽

故不于廟而享于朝侯執爵而前為楚王壽

你發許要人效勞如此侯懼

至此君夫人何惜為寡人進一觴乎怪得是謂得有理謂叫侯懼

之威不敢違拒連聲唯唯即時傳語宮中不一時但聞環珮之聲

夫人媿氏盛服而至別設毳褥再拜稱謝楚王答禮不迭媿氏取白

玉卮滿斟以進素手與玉色相映楚王視之大驚果然天上徒聞人

間罕見便欲以手親接其卮那媿氏不慌不忙將卮遞與宮人轉遞

楚王楚王一飲而盡媿氏復再拜請辭回宮楚王心念息媿反不盡

歡席散歸館寢不能寐次日楚王亦設饗于館舍名為春禮暗伏兵

甲息侯赴席酒至半酣楚王假醉謂息侯曰寡人有大功于君夫人

今三軍在此君夫人不能為寡人一犒勞乎息侯辭曰敝邑褊小不

足以優從者容與寡不君圖之楚王拍案曰匹夫背義敢巧言拒我

左右何不為我擒下息侯正待分訴伏甲卒起楚王命息媿聞變嘆曰

間擒息侯而縶之楚王自引兵逕入息宮來尋息媿息媿聞變嘆曰

引虎入室吾自取也遂奔入後園中欲投井而死這都是矯強吾

手其後日知之被

關丹搶前一步牽住衣裙曰夫人不欲全息侯之命乎何為夫婦俱

死息媿嘿然關丹引見楚王楚王以好言撫慰許以不殺息侯不斬

息祀遂即中軍立息媿為夫人載以後車以其臉似桃花又曰桃花

夫人今漢陽府城外有桃花洞上有桃花夫人廟即息媿也唐人杜

牧有詩云

細腰宮裏露桃新 脈脈無言幾度春
畢竟息亡緣何事 可憐金谷墜樓人

節情性乖張究竟胸中却全無成見只是沒分曉耳

凡有位而求在下之人才常易在下而求見知于有位常難其勢然也甯戚雖賢使非管子先察其不凡而勞以酒食牧牛賤豎何由而通于相君哉故在上者不留意收羅而曰人才難得吾不信也

管子生平卽賞薦甯戚一節其賢真不可及以相國之尊邀國君之寵握全齊之政抱不世之才而于馳驅道路車塵馬跡之間乃留心一飯牛之牧豎是何等胸襟是何等識見是何等度量昔人有詩云貴人肯未貴成願固寒微及自登樞要何曾問布衣予每閱之不禁三嘆

管仲既識甯戚便當載以自隨俟君至而面薦否則亦當作書遣使薦之手君乃計不出此而作書使其自投吾所不解若其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十九

四六十九

非賢原不足用不薦可也既以爲賢而薦之矣乃使之自言求售啓人君輕賢之心而傷賢者進身之體此管子識見不到處也幸爲隰朋諫阻桓公怒平遂得君臣際遇耳使當時竟以語言挺撞之故而設有不虞管子悞賢之過其何以自解乎

觀甯戚之于桓公賢者之不苟于進身如此用人者欲識人品之高下但須觀其進身之初則已思過半矣

舉火甯甯戚足見齊桓之豁達大度用賢不疑所以成霸之根本也漢高以匹夫而得天下亦不過是此等身分耳

國史王元年春正月齊桓公設朝羣臣拜賀已畢問管子曰寡人承

明父之教更張國政今國中兵精糧足百姓皆知禮義意欲立盟定伯何如管子對曰當今諸侯強于國者甚衆南有荆楚西有秦晉然皆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成霸

雖衰微乃天下之共主東遷以來諸侯不朝不貢方物故鄆山射

王之下五國拒莊王之命遂令列國臣子不知君父或不尊君制

行下效理勢熊通僭號弑君習為故然莫敢征討今莊王初崩

之必然也新王即位國近遭南宮長萬之亂賊臣雖戮君未定

所立者與會君可遣使朝周請天子之旨大會諸侯立定君君

盟方定為君君可遣使朝周請天子之旨大會諸侯立定君君

一定然後奉天子之令諸侯內尊王室外攘四夷列國之中衰弱者

扶之強橫者抑之昏亂不共命者率諸侯討之海內諸侯皆知我之

無私必相率而朝于周不動兵車而霸可成矣以消敵語也提一個

手中算得到拿得定且倫元文字是國于桓公大境於是遣使至洛陽朝賀釐因請

奉命為會以定周君釐王曰伯舅不忘周室朕之幸也四上諸侯惟

伯舅左右之朕豈有愛焉使者回報桓公桓公遂以王命布告諸侯

陳諸國約以三月朔日共會北杏地桓公聞管仲

曰此番赴會用兵車多少管仲曰君奉王命以臨諸侯安用兵車是

道理如此然亦足行定東會諸國必不請為衣裳之會桓公曰諾乃

平有他故且不然便光是一箇宋變了諸侯為衣裳之會桓公曰諾乃

使軍士先築壇三層高起三丈空懸鐘石設鼓先陳天子虛位于上

旁設反玷玉帛器具加倍整齊又預備館舍數處悉要高殿合式至

期桓公御說先到意訂定位自是生員與桓公相見謝其定位

之意次日陳宣公梓曰邾子克二君繼到襄侯獻舞桓公見執亦

來赴會四國見齊無兵車相顧曰齊侯推誠待人一至於此乃各將

兵車退在二十里之外時二月將盡桓公謂管仲曰諸侯未集改期

待之如何管仲曰語云三人成眾至今者四國不為不眾矣若改期

是無信也無可改期仍是不到待而不至是辱王命也初合諸侯而

以不信聞且辱王命何以圖霸桓公曰盟乎管仲曰人心未一

見事將疑

以爲此年侯會而不散乃可盟耳桓公曰善三月朔昧爽五國諸侯

俱集于壇下相見禮畢桓公拱手告諸侯曰王政久廢叛亂相尋
奉圍天子之命會羣公以匡王室今日之事必推一人為主然後
有所屬而政令可施于天下諸侯紛紛私議欲推齊則魯簡上公
止稱侯尊卑有序欲推魯則公新立賴齊定位未敢自尊事在兩
難蘭宣公柝曰越席言曰天子以糾合之命屬諸齊侯誰敢代之宜
推齊侯為盟會之主自是理勢當然不是阿諛諸侯皆曰非齊侯不堪此任
之言見也桓公再三謙讓然後登壇齊侯為主次魯公次陳侯次
侯次鄆子排列已定鳴鐘擊鼓先於天子位前行禮然後交拜敘兄
弟之情仲孫湫捧約簡二函跪而讀之曰某年月日齊小曰魯
陳柝曰魯獻難鄆克以天子命會于北杏共獎王室濟弱扶傾有敗
約者列國共征之諸侯拱手受命論語稱桓公九合諸侯此其第一
會也崑翁有詩云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二十一

濟濟冠裳集五君

臨淄事業赫然新

局中先著誰能識

只為推尊第一人

諸侯獻酬甫畢魯仲應階而上曰魯衛鄆故違王命不來赴會不
可不討這等四國都敢桓公舉手向西曰彼邑兵車不足願諸
君同事齊三君齊聲應曰敢不率敝賦以從惟桓公嘿然
齊會之意以桓公當日若面是晚宋公回館謂大夫戴叔皮曰齊侯
加請問不知宋桓如何措詞妄自尊大越次主會便欲調遣各國之兵將來吾國且疲于奔命矣
叔皮曰諸侯從違相半齊勢未集若征服鄆霸業成矣齊之霸非
宋福也與會四國惟宋為大宋不從兵三國亦將解體况吾今日之
來止欲得王命以定位耳已列于會又何候焉不如先歸魯公從其
言遂於五更登車而出齊桓公聞魯公背會逃歸大怒欲遣仲
追之魯曰追之非義不單是非義亦時尚未可請王師伐之乃為

有名然事更有急于此者桓公曰何事更急于此管仲曰宋遠而魯近且王室宗盟音同姓不先服魯何以服宋桓公曰伐魯當從何路

管仲曰濟之東北有邿者乃魯之附庸國小而弱纔四姓耳若以重兵壓之可不崇朝而下邿謂文下邿必悚懼然後遣一介之使責其不會

再遣人通信于魯夫人謂文魯夫人欲其子親厚于外家自當極力

德惠魯侯內迫母命外惧兵威必將來盟臨以王命厚以重兵魯侯之困自然要來請成原可不必借助文姜此舉固足管了字非微大勝正然文姜乃濟女于桓公有姒姒之親與他國夫人不同通信不修大錯管了之為此俟其來求因而許之平魯之後移兵于宋臨以

兵于濟水魯莊公果懼大集羣臣問計公子慶父曰魯兵兩至吾國未嘗得利臣願出兵拒之班中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莊公視之乃施

伯也莊公曰汝計將安出施伯曰臣嘗言之管子天下奇才今得魯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二十二 四

政兵有節制其不可一也北杏之會以奉命尊王為名今責違命理曲在我其不可二也能識夫義施伯謀出中之賢者子將之戮君有功焉王姬之嫁

君有勞焉棄往日之功勞結將來之仇怨其不可三也為今之計不若修和請盟魯不可戰而退曹劌曰臣意亦如此正議論間報道魯

侯有書至莊公視之大略曰寡人與君並事周室情同昆弟且婚姻也北杏之會君不與焉寡人敢請其故若有二心亦惟命

魯侯另有書通信于文姜文姜召莊公語之曰魯魯世為甥舅使其惡我猶將乞好况取平乎莊公唯唯乃使施伯答書略曰

孤有大馬之疾未獲奔命君以大義責之孤知罪矣然城下之盟孤實恥之若退舍于君之境上孤敢不捧玉帛以從

魯侯得書大悅傳令退兵于柯音魯公將往會魯侯問羣臣誰能

從者將軍曹沫請往莊公曰汝三敗于魯不虛魯人笑耶曹沫曰惟

恥三敗是以願往將一朝而雪之莊公曰雪之何如曹沫曰君當其

君臣當其臣莊公曰寡人越境求盟猶在可也言取曹沫曰若能恥之寡

人聽子矣遂偕曹沫而行至于柯地魯侯預築土為壇以待曹沫侯先

使人謝罪請盟魯侯亦使人訂期是日曹沫將雄兵布列壇下青紅

黑白旗按東西南北四方各自分隊各有將官統領仲孫湫掌之階

級七層每層俱有壯士執著黃旗把守壇上建大黃旗一面繡出方

伯二字傍置大鼓王子城父掌之壇中間設香案排列著朱盤玉盃

盛牲飲盟之器魯侯掌之兩傍反坫設有金鑄玉尊寺人貂掌之壇

西立石柱二根繫著烏牛白馬屠人準備宰殺司庖易牙掌之東郭

牙為擯立于階下為賓管仲為相又有排場又有體統又威嚴又壯

氣象十分整肅魯侯傳令君一到只許一君一臣登壇餘人悉屏

壇下曹沫衷甲手提利劍緊隨著魯莊公莊公一步一戰曹沫至無

懼色將次升階東郭牙進曰今日兩君好會兩相贊禮安用凶器請

去劍說得却子有理曹沫睜目視之兩叱盡裂東郭牙倒退幾步莊

公君臣應階而上兩君相見各敘通好之意三通鼓畢對香案行禮

臆朋將至孟盛血跪而請飲曹沫右手按劍左手攬桓公之袖怒形

于色雖是血勇過人然桓公無理未免哂笑大方管仲急以身蔽桓公問曰大夫何為者

曹沫曰魯連次受兵國將亡矣君以濟弱扶傾為會獨不為蔽邑念

乎管仲曰然則大夫何求曹沫曰魯恃強欺弱奪我汶陽之田今日

請還吾君乃就歌耳管仲顧桓公曰君可許之此只是昭弄曹沫桓

公曰大夫休矣寡人許了曹沫乃釋劍代臆朋捧盃以進兩君俱已

飲訖曹沫曰仲王魯國之政臣願與仲敵桓公曰何必仲父寡人與

子立誓此是齊桓乃向天指日曰所不反汶陽田于魯者有如此日

曹沫受敵再拜稱謝獻酬甚歡既畢事王子城父諸人俱憤憤不平請于桓公欲劫魯侯以報曹沫之辱桓公曰寡人已許曹沫矣匹夫約言尚不失信况君子以情名而服眾故齊桓不肯失信也不然道別即命南鄙邑宰將原侵汶陽田盡數交割還魯曹沫劫盟不欺于諸侯霸天下也有詩云

魄魄霸氣吞東魯 尺劍如何能用武

要將信義服羣雄 不齊汶陽一片土

又有詩單道曹沫劫魯桓公一事此乃後世俠客之祖詩云

森森艾甲擁如潮 仗劍登壇意氣豪

三敗羞顏一日洗 千秋俠客首稱曹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二十四

諸侯聞盟柯之事皆服桓公之信義於是魯曹二國皆遣人謝罪請

盟所以不肯曹沫桓公約以伐宋之後相訂為會乃再遣使如魯告

以公不遵王命不來赴會請王師下臨同往問罪魯王使大夫

單蔑率師會魯伐宋譟報魯曹二國引兵從征願為前部桓公使管

仲先率一軍前會魯曹自引黑朋王子城父東郭牙等統領大軍繼

進於商邱今歸德府南丘縣取齊時魯簡簞王二年之春也却說管仲有愛妾

名媼鍾離今鳳陽府人通文有智桓公好色每出行必以媼嬪自隨好色淫無害於德後管子不肅君以自異是學術同濟處給仲亦以媼從行是目管仲軍出南門約

行三十餘里至狺音音山見一野夫短褐單衣破笠赤脚放牛于山下

此人叩牛角而歌管仲在車上察其人不凡使人以酒食勞之如此

人不真且不媼相回野夫食畢言欲見相君仲父使者曰相國車已過去矣野

夫曰某有一語幸傳于相君浩浩乎白水以息語謂開正為不好求

使者追及管仲之車以其語述之管仲茫然不解所謂以管子之才

解可見學問無窮人之小者被才而以同妾媾姑曰妾聞古有白水

之詩云浩浩白水儻儻叔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人殆欲仕也

婦人如此此詩管仲即命停車使人召之野夫將牛寄於村家隨使者

東見管仲長揖不拜管仲問其姓名曰籀之野人也姓管名戚慕桓

君好賢禮士不憚跋涉至此無辭自達以管子之好賢禮士而上

相客皆聊無怪乎為村人牧牛耳管仲叩其所學應對如流嘆曰豪

傑辱于泥塗不遇汲引何以自顯吾君大軍在後不日當過此吾當

作書子持以謁吾君必當重用持書謂貴今之游士則然豈有管仲

即作書藏就交付管戚彼此各別管戚仍牧牛于獵山之下管桓公

大軍三日後方到管戚依前短褐單衣破笠赤腳立于路傍全不畏

遼桓公乘與將近甯戚遂扣牛角而歌之曰

康洄之水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

纔至音從昏飯半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且不即不離半此半

鯉鱗真是好歌結向雙闌九為人妙

桓公聞而異之命左右擁至車前問其姓名居處戚以實對曰姓甯

名戚桓公曰汝牧夫何得譏刺時政既能譏刺時政便可知不甯戚

曰臣小人安敢譏刺桓公曰當今天子在上寡人率諸侯賓服于下

百姓樂業草木沾春舜日堯天不過如此言語大誇汝謂不逢堯舜

又曰長夜不旦非譏刺而何甯戚曰臣雖村夫不覩先王之政然嘗

聞堯舜之世十日一風五日一雨百姓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所謂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今值紀綱不振教化不行之世而曰舜日堯

天誠小人所不解也且又聞堯舜之世正百官而諸侯服去四兇而

天下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今明公一舉而背會再舉而劫盟

用兵不息民勞財敝而曰百姓樂業草木沾春又小人所未解也小
人又聞堯棄其子丹朱而讓天下于舜舜又避于南河百姓趨而奉
之不得已卽帝位今君殺兒得國假天子以令諸侯小人又不知于
唐虞揖讓何如也如此極推亦大難堪甯戚賢人何至如此之禮或
因乍見之初欲自顯其風力耳否則或因桓公
誘故故作此語桓公大怒曰匹夫出言不遜唱令斬之左右縛甯戚
以折其氣耶此語桓公大怒曰匹夫出言不遜唱令斬之左右縛甯戚
去將行刑甯戚顏色不變了無懼色仰天嘆曰桀殺龍逢紂殺比干今
甯戚與之爲三矣陽明奏曰此人見勢不趨見威不惕非尋常牧夫
也君其赦之又好懸明桓公念頭一轉怒氣頓平遂命釋甯戚之縛
謂戚曰寡人聊以試子子誠佳士齊桓器遠甯戚因探懷中出管仲
之書桓公拆而觀之書略云

臣奉命出師行至獵山得衛人甯戚此人非牧豎者流乃當世有
用之才君宜留以自輔若棄之使見用於鄰國則悔無及矣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二十六

四卷

桓公曰子既有仲父之書何不遂呈寡人甯戚曰臣聞賢君擇人爲

佐賢臣亦擇主而輔君如惡直好諛以怒色加臣臣寧死不必出相
國之書矣雖則出書仍說明不借書桓公大悅命以後車載之是晚

下寨休軍桓公命舉火索衣冠甚急守紹曰君索衣冠爲甯戚乎

桓公曰然守紹曰去不遠何不使人訪之使其人果賢甯戚之未

晚桓公曰此人廓達之才不拘小節恐其在衛或有細過大才人

節鄙夫豈要在小節處求人所以失之齊而此言令人感激無已訪得其過甯戚之則不先棄之則可

惜齊齊不可及卽於燈燭之下拜甯戚爲大夫使與管仲同參國政甯

戚改換衣冠謝恩而出髯翁有詩云

短褐單衣牧豎窮

不逢堯舜遇桓公

自從扣角歌聲歇

無復飛熊入夢中

桓公兵至界界圍圍宣公許白曹莊公射姑先在隨後圍兵亦至

相見已畢商議攻之策甯戚進曰明公奉天子之命糾合諸侯以
威勝不如以德勝甯戚得位頭一句便說以威勝不如依臣愚見且

不必進兵臣雖不才請掉三寸之舌前去說宋公行成和公大悅傳

令札寨于界上令甯戚入宋戚乃乘一小車與從者數人直至睢陽

求見公公問于戴叔皮曰甯戚何人也叔皮曰臣聞此人乃牧

牛村夫以資格眼人是齊侯新援之于位必其口才過人此來乃

使其遊說也公曰何以待之叔皮曰主公召入勿以禮待之觀其

動靜若開口一不當臣請引神帶之為號便令武士擒而囚之則

侯之計沮矣便叔皮曰宋公點首分付武士伺候甯戚寬

衣大帶昂然而入向宋公長揖宋公端坐不答戚乃仰面長嘆曰危

哉乎國也說上之宋公駭然曰孤位備上公忝為諸侯之首危

何從至戚曰明公自比與周公孰賢公曰用公聖人也孤焉敢比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二十七

之戚曰周公在周盛時天下太平四夷賓服猶且吐哺握髮以納天

下賢士明公以亡國之餘木股之後處羣雄角力之秋繼兩世弑逆

之後卽效法周公卑躬下士猶恐士之不至乃妄自矜大簡賢慢容

雖有忠言安能至明公之前乎不危何待公愕然先說得他心中

然離坐曰孤嗣位立淺未聞君子之訓先生勿罪叔皮在旁見公

為甯戚所動連連舉其帶紳公不顧乃謂再戚曰先生此來何以

教我戚曰天子失權諸侯星散君臣無等篡弑日聞齊侯不忍天下

之亂恭承王命以主夏盟說得定然齊桓之舉定明公列名于會

以定位也若又背之猶未定也開口先把他要緊事今天子赫然震

怒特遣王臣驅率諸侯以討于宋明公既叛王命于前又抗王討于

後不待交兵臣已卜勝負之有在矣以測其心公曰先生之見如

何戚曰以臣愚計勿惜一束之贄與齊會盟上不失臣周之禮下可

結盟主之權兵甲不動宋國安于太山山之以公曰孤一時失

計不終會好今齊方加兵于我安肯受吾之費戚曰齊侯寬仁大度

不錄人過不念舊惡如魯不是會一盟于柯遂舉侵田而返之齊

公在會之人焉有不納又說的管仲宋公曰將何為費戚曰齊侯

以禮睦鄰厚往薄來卽束脯可贊豈必傾府庫之藏哉又不要多費

一段論語凡有六層又說公大悅乃遣使隨甯戚至齊軍中請成

叔皮滿面羞慙而退應該羞死却說使見了齊侯言謝罪請盟之

事獻白玉十穀雙玉黃金千鎰桓公曰天子有命寡人安敢自專

必須煩王臣轉奏于王方可桓公卽以所獻金玉轉送單子致魯公

取成之意單子曰苟君侯赦宥有所藉子以復于天王敢不如命桓

乃使魯公修聘于周單方是方伯之華然後再訂會期單子辭魯侯

而歸魯與齊三君各回本國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陳開列國志 卷之四 二十八

擒傅瑕虜公復國

殺子頹惠王反正

齊桓圖霸之大題目端在尊周楚人恃其强大吞噬漢陽與周

為敵是不攘楚周室不可得而尊也圖霸之第一着在奉王命

以合諸侯楚人僭號地大兵強抗拒王命是不攘楚諸侯不可

得而合也是攘楚一事實為圖霸之樞紐然第一着不先攘楚

者孤力無補兵力不足故也既經會盟已有其基而從齊至楚

鄭為要道若不服鄭則楚不可得而攘是服鄭者又攘楚之樞

紐也而鄭為強國地險兵精又與楚黨緩急有恃是不得其隙

鄭不可得而服也鄭不可服則楚不可攘楚不可攘則周不可

得而尊而霸業遂不可得而就前此之經營均為虛耗心力矣

今而知鄭乃可服矣鄭國有隙故也鄭國之隙安在故君子突在櫟故也鄭突何由而在櫟祭足高渠彌弑君逐君而立子儀故也臣逐君而弟篡位討逆而復其故君盟主之事也因其故君與其國人而用之則我之爲力省人急于得國而我助之則其德我也必深事半而功倍其是之謂矣德我深則其從我也必固鄭既從我而楚乃可得而攘矣楚可得攘而周室乃可得而尊霸業可得而成矣譬如奕碁布局者管子而下要于者則甯戚也甯戚之功顯不偉歟

鄭國三君之事凡與弑逐之謀者雖遲速不同而皆不免于刑戮固是天道好還祭足秉政尚權每次主議實爲罪魁而獨得保首領以沒豈好惡之報亦有幸不幸耶

人之受困也久則其積怒也深一日得志報之必盡而不恤矣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二十九傳假原繁子闕強鉏等之或死或刑豈非鄭厲受困久而積怒深之故歟

賢臣擇主而事爲其可與其功名也卽篡弑之事雖無功名之可言豈不爲富貴地耶子頑飼牛奴耳不識天若爲高地若爲厚醉生夢死之人而薦國等乃奉以爲君遂行篡逐富貴會未幾日皆膺斧鉞之誅身死名滅爲萬世笑豈非愚不知擇之故耶

齊桓圖霸首在尊周天子蒙塵逆臣肆惡論道理應是方伯勤王論時勢亦該盟主定霸管仲甯戚俱在不應失計如此當時或尚別有隱情只因經史無文遂至今不可考耳

魯莊繼母如莒喪中議婚奢侈以悅齊女丹刻以媚亡靈婦見小君一概用幣種種不經昏庸已甚而享國久遠竟以壽終真

是異樣僥倖之事

話說齊桓公歸國管仲奏曰東遷以來莫強于齊齊桓公滅東虢而都之

東虢仰榮陽與西虢各國而當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聞於天下故在肯避公

恃之以伐宋宋兼許抗拒王師今又與楚為黨楚僭國也地大兵強吞

嚙漢陽諸國與周為敵君若欲屏王室而霸諸侯非攘楚不可以前

直至此時方說者蓋未會欲攘楚必先得鄭桓公曰吾知鄭為中國

之樞久欲收之恨無許耳齊成進曰鄭公子突為君二載祭足逐之

而立子忽高渠彌弑忽而立子重我先君殺子亶祭足又立子儀祭

足以臣逐君子儀以弟篡兄犯分逆倫皆當聲討犯分逆倫今子突

在櫟日謀襲鄭情急可知况祭足已死鄭國無人鄭國無人主公命

一將往櫟送突入鄭則突必懷主公之德北面而朝齊矣北而朝齊

曾一段話分作四均公然之遂命宿須無引兵車二百乘屯于櫟城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三十

二十里之外宿須無預遣人致齊侯之意厲公突先聞祭足死信

密差心腹到鄭國打聽消息忽聞齊侯遣兵送已歸國心中大喜出

城遠接大排宴會二人敘話問鄭國差人已轉回說祭足已死如今

叔詹為上大夫宿須無曰叔詹何人鄭伯突曰治國之良非將才也

差人又稟鄭城有一奇事南門之內有一蛇長八尺青頭黃尾門外

又有一蛇長丈餘紅頭綠尾闔于門闕之中三日三夜不分勝負國

人觀者如市莫敢近之後十七日內蛇被外蛇咬死外蛇竟奔入城

至太廟之中忽然不見胥無欠身賀鄭伯曰君位定矣鄭伯突曰何

以知之胥無曰鄭國外蛇即君也長丈餘君居長也內蛇子儀也長

八尺弟也十七日而內蛇被傷外蛇入城者君出亡以甲申之夏今

當辛丑之夏恰十有七年矣內蛇傷死此子儀失位之兆外蛇入于

太廟君主宗祀之徵也我主方申大義子天下將納君子正位蛇聞

適當其時殆天意乎。伯突曰：誠如將軍之言，沒世不敢負德。賓須無乃與？伯突曰：定計夜襲大陵，傳瑕率兵出戰，雨下交鋒，不虞賓須無繞出背後，先打破大陵，插了晉國旗號。傳瑕知力不敵，只得下車投

降。傳瑕不敵，伯突銜傳瑕十七年，相拒之恨，咬牙切齒。叱左右斬訖報來。傳瑕大呼曰：君不欲入鄭，耶何為殺我？伯突喚轉問之。傳

瑕曰：君若赦臣一命，臣願臬子儀之首。伯突曰：汝有何策能殺子儀，不過以甘言哄寡人，欲脫身歸鄭耳。瑕曰：當今鄭政皆叔詹所掌

臣與叔詹至厚，君能赦我，我潛入鄭國與詹謀之。子儀之首必獻于座下。伯突大罵老賊奸詐，焉敢誑吾。吾今放汝入城，汝將與叔詹

起兵拒我矣。賓須無曰：瑕之妻孥見在大陵，可囚于櫟城為質。傳瑕叩頭求哀，如臣失信，誅臣妻子。且指天日為誓。伯突乃從之。傳瑕

至鄭，夜見叔詹，詹見瑕大驚，曰：汝守大陵，何以至此？瑕曰：侯欲正東周刻國志 卷之四 三十一 四卷一

命，位命大將賓須無統領大軍，送公子突歸國。大陵已失，瑕連夜逃命至此。兵且晚當至，事在危急，子能斬子儀之首開城迎之，富貴

可保。此四字耳，抑知竟意難保，從流名耳。亦免生靈塗炭轉禍為福在此一時，不然悔無及矣。詹聞言，嘿然良久，曰：吾向日原主迎

立故君之議為祭仲所阻，今祭仲物故，是天助故君，違天必有咎。但不知計將安出？瑕曰：可通信櫟城，令速進兵。子出城偽為拒敵。子儀

必臨城觀戰，吾覷便圖之。子引故君入城，大事定矣。叔詹從其謀，密使人致書于突，傳瑕然後參見。子儀訴以晉兵突大陵失陷之事。

子儀大驚，曰：孤當以重賂求救。子儀待晉兵到日，內外夾攻。晉兵可退，叔詹故緩其事。過二日，尚未發，使往諜報櫟軍已至。城下叔詹曰：

臣當引兵出戰。君同傳瑕登城固守。子儀信以為然，却說伯突引兵先到，叔詹略戰駁合，賓須無引晉兵大進，叔詹回車便走。傳瑕從

城上大呼曰師敗矣子儀素無膽勇便欲下城取從後刺之子儀死於城上叔詹叫開城門同賓須無一同入城傅暇先往清宮遇子儀二子俱殺之又是他去清宮實迎復位國人素附厲公聲振地厲公厚賄賓須無約以以冬十月親至庭乞盟須無辭歸厲公復位數日人心大定乃謂傅暇曰汝守大陵十有七年力拒寡人可謂忠於舊君矣今貪生畏死復為寡人而弑舊君汝心不可測也此句正是借說其復寡人當為子儀報仇唱令力士押出斬於市曹其妻孥姑赦弗誅髻翁有詩嘆云

鄭突奸雄世所無 借人成事又行誅
傅暇不愛須臾活 贏得忠名萬古呼

鄭突當先贊立子儀恐其得罪稱疾告老厲公使人責之乃自縊而死厲公復治逐君之罪殺公子國強鉅避于叔詹之家叔詹為之求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三十二

四卷之三

生乃免死則其足公父叔出奔國後三年厲公召而復之曰不可使叔無後也祭足已死勿論不致祭足祭足仍為正

卿堵叔師叔並為大夫國人謂之三良再說齊桓公知突已復國去冬亦曾請盟欲大合諸侯刑牲定約仲曰君新舉

霸事必以簡便為政必要簡便只是自北杏之後事不貳書雖未曾已同伐宋之舉此四國不必

再煩奔走惟宋未嘗與會且當一見侯諸國齊心方舉盟約可也言未畢忽傳報王再遣車報宋之聘已至國管仲曰宋可成

矣宋居道路之中君當親至地為會以親諸侯桓公乃約宋三國會于鄆地連車侯共是五位不用歃血揖讓而散諸侯

大悅侯知人心悅從乃大合宋諸國於幽地歃血為盟始定盟主之號主至此始定此國董王三年之冬也却說

文王龍貴自得息嬀立爲夫人寵幸無比三年之內生下二子長曰

熊熊次曰熊惟惟息嬀雖在宮二載從不與王說話言之知孰重失節

而不言注如嬌情可恨王怪之一日問其不言之故嬀垂淚不答王固

請言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一夫縱不能守節而死又何面目向人

言語乎言訖淚下不止胡曾先生有詩云

息亡身入楚王家 回看春風一面花

感舊不言常掩淚 祇應翻恨有榮華

王曰此皆嬀獻舞之故孤當爲夫人報此仇也仇但不知滅其國

而淫其妻者爲誰且仇之輕重夫人勿憂乃興兵伐嬀入其郭嬀侯

獻舞肉袒伏罪盡出其庫藏寶玉以賂嬀師方退可見此仇只是

○若果以爲仇應不共戴天受嬀所惑兵息嬀後亦更不言及益

日雖仇之而心已從之矣可見身爲婦人言語只是權作遮羞耳

適嬀伯突遣使告復國于嬀王曰突復位二年乃始告孤慢孤甚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三十三 四卷五十二

矣復興兵伐嬀伯胡罪請成王許之周王四年伯突畏嬀

不敢朝嬀桓公使人讓之讓責伯使上卿叔詹如嬀謂桓公曰

敝邑困于嬀兵早夜城守未獲息肩是以未修歲事君若能以威加

嬀寡君敢不朝夕立于嬀廷乎桓公惡其不遜囚詹于軍府詹視隙

逃回嬀國自是嬀背嬀也沒世不敢忘不在話下再說嬀登

王在位五年崩子問立是爲惠王惠王之二年文王龍貴淫暴無

政喜于用兵先年曾與申君同伐申國而龍擾申師申君怒遂襲那

處申克之守將問敖游浦水而遁王殺問敖問氏之族怨王至是

約申人伐申願爲內應申兵伐申王親將迎之大戰于津不隄防

閭族數百人假作申軍混入陣中竟來跟尋申王申軍大亂申兵乘

之遂大敗申王面頰中箭而奔申君不敢追遂收兵回國問氏之

族從之遂爲申人申王回至方城夜叩城門問權在門內問曰君得

勝乎謂王曰敗矣謂曰自先王以來謂兵戰無不勝謂巴小國也王

自將而見敗寧不為人笑乎今謂不朝謂若伐謂而勝猶可

自解遂閉門不納謂人城亦是千古謂事謂王憤然謂軍士曰此行再

不勝寡人不歸矣乃移兵伐謂親鼓士卒死戰敗謂師于踏陵謂是

夜宿于營中夢謂侯怒氣勃勃而前曰孤何罪而見殺又占吾疆土

淫吾妻室吾已請于上帝矣乃以手批謂王之頰謂快然何不并謂報意

謂有婦愛謂王大叫一聲醒來箭瘡迸裂血流不止急傳令回軍至

於泲地謂夜半而薨謂權迎喪歸葬長子謂嗣立謂權曰吾犯王

二次謂閉門不納謂縱王不加誅吾敢偷生乎吾將從王于地下乃謂家

人曰我死必葬我於經皇謂門謂使子孫知我守門也遂自剄而死謂

謂罪謂故謂詞謂能謂憐謂之使其子孫世為大閹先儒左氏稱謂權為

愛君史官有詩駁之曰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三十四

諫王如何敢用兵 閉門不納亦堪驚

若將此事稱忠愛 亂賊紛紛盡借名

諫 聞謂文王凶信大喜曰吾無憂矣謂叔詹進曰臣聞依人者危

臣人者辱今立國于謂之間不辱即危非長計也先君桓武及莊

三世為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國征服諸侯今新王謂嗣統聞謂二

國朝王王為之饗謂設謂酒謂命謂宥謂助謂敬謂如今謂所謂席謂又賜玉五穀謂一謂雙

馬三匹君不若朝貢于謂若賴王之寵以修先世卿士之業雖有大

國不足異也謂有謂意謂厲公曰善乃遣大夫謂叔如謂請朝師叔回

報謂室大亂厲公問亂形如何對曰昔謂王嬖妾姚姬謂之王姚

生子謂頰謂莊王愛之使大夫為國為之師傳謂頰性好好牛嘗養牛數百

親自餵養飼以五穀被以文繡謂之文獸凡有出入僕從皆乘牛而

行踐踏無忌又陰結大夫為謂邊謂田謂子謂祝謂跪謂詹謂往來甚密謂釐王

之世未嘗禁止今新王卽位子頊特在叔行驕橫益甚新王惡之乃

裁抑其黨奪子禽祝跪詹父之田新王又因筮苑囿于宮側爲國有

圃邊伯有室皆近王宮王俱取之以廣其囿又膳夫石速進膳不精

王怒革其祿石速亦憾王故五大夫同石速作亂奉子頊爲君以攻

王賴圉公忌父同召伯廖等死力拒敵衆人不能取勝乃出奔于豳

先圉武王時蘇忿生爲王司寇有功謂之蘇公授以南陽之田爲采

地忿生死其子孫爲蘇所制乃叛王而事狄又不繳還采地于周祖

王八年乃以蘇子之田畀我先君莊公易我近圃之田於是蘇子與

周嫌隙益深蘇侯胡慝之立於亦有夙怨蘇子因奉子頊奔衛

同衛侯帥師伐王城衛侯考烈勇及殺王室此時又助

戰敗同召伯廖等奉王出奔于鄆鄆即鄆也五大夫等尊子頊爲王

人心不服君若興兵納王此萬世之功也厲公曰善雖然子頊懦弱

東周列國志卷之四三十五

所恃者衛之之深耳五大夫無能爲也寡人再使人以理論之若悔

禍反正免動干戈豈不美哉一面使人如鄆迎王督幸櫟邑因厲公

向居櫟十七年宮室齊整故也一面使人致書于王子頊書曰

突聞以臣犯君謂之不忠以弟奸兄謂之不順不忠不順天殃及

之王子誠聽如臣之計放逐其君若能悔禍之延奉迎天子束身

歸罪不失富貴不然退處一隅比於藩服猶可謝天下之口惟王

子速圖之

子頊得書猶豫未決五大夫曰騎虎者勢不能復下豈有尊居萬乘

而復退居臣位者此鄆伯欺人之語不可聽之頊遂逐出使使厲

公乃朝王于櫟遂奉王襲入城取取傳國寶器復還櫟城時王王三

年也是冬高公遣人約會西公公同起義兵納王公公許之惠王

四年之春二君會兵于弔七夏四月同伐王城厲厲公親率兵

攻南門○公率兵攻北門○為國忙叩宮門來○子頹○子頹因飼牛七
畢不聞相瓦○附生要死人為國曰事急矣乃假傳子頹之命使邊伯

子○禽祝跪詹○父登陣守禦○人不順子頹聞王至擊聲如雷爭開城

門迎接○孫國方草國書謀遣人往○求救書未寫就聞鐘鼓之聲人

報舊王已入城坐朝矣○為國自刎而死祝跪○子禽死于亂軍之中邊

伯詹○父被○國人擄縛獻功○子頹出奔西門使石速○押文牛為前隊牛

體肥行遲悉為追兵所獲與邊伯詹○父一同斬首○附王夢死人賢翁

有詩嘆子頹之愚云

挾寵橫行意未休○私交乘弊起奸謀

一年兩面成何事○只合關門去飼牛

又有一詩說○桓公既稱盟主合倡義納王不應讓之○鄭號也詩云

天子蒙塵九廟羞○紛紛鄭號効忠謀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三十六

四卷四十六

如何傳父無遺策○却讓當時第一籌

惠王復位賞○虎牢以東之地及后之輦鑑

以酒泉之邑及酒匱數器二君謝恩而歸○於路得疾歸國而

薨○羣臣奉世子捷即位是為○公○惠王五年○公○宣公○凝公○子○赤○殺

謀叛殺之公子完○字○敬仲○乃厲公之子與○樂完○相善懼誅奔○桓

公拜為上正○字白管一日桓公就敬仲家飲酒甚樂天色以晚索燭

盡○敬仲辭曰臣止卜書未小夜不敢繼以燭也桓公曰敬仲有禮

哉贊嘆而去桓公以敬仲為賢使食采于田是為田氏之祖是年○

莊公為圖婚之事會○大夫○而○從于防地却說○醫夫人○姜○自○醫○裏

公變後日夜哀痛想憶○可謂遂得嗽疾內侍進○醫○醫脈文姜久曠

之後愁心難制遂留○醫○醫飲食與之秘通○兒是全瓶海中後○醫○回

國文姜托言就醫兩次如○館于○醫○醫之家○醫○醫復薦人以自代

昭不貴 文姜老而愈沈然終以不及襄公爲恨國惠王四年秋七月

文姜病愈劇遂薨于魯之別寢臨終謂莊公曰魯女今長成十八歲

矣汝當速娶以正六宮之位萬勿拘終喪之制使我九泉之下懸念

不了又曰魯方圖伯汝謹車之勿替世好言訖而逝莊公喪葬如常

禮遵依遺命其年便欲議婚大夫曹釗曰大喪在殯未可驟也請俟

三年喪畢行之莊公曰吾母命我矣乘凶則驟終喪期遲酌其中可

也遂以期年之後與高偃申訂前約請自如魯行納幣之禮魯桓公

亦以魯喪未終請緩其期齊桓公直至惠王七年其議始定以秋

爲吉時莊公在位二十四年年已三十有七歲矣意欲取悅魯女凡

事極其奢侈又念父桓公薨于魯國今復娶魯女心終不安乃重建

桓公丹其楹刻其桷欲以媚亡者之靈大夫御孫切諫不聽是夏莊

公如魯親迎至秋八月姜氏至魯立爲夫人是爲哀姜大夫宗婦同

萊周列國志國卷之四三十七 行見小君之禮一概用幣魯女中之私噴曰男費

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采女費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

第二十一回

晉獻公跨下立驪姬

楚成王十亂相子文

衛朔助逆犯順罪誠應討齊既以納王之功讓之鄭號又不討

衛罪失盟主之義矣周王既懷之于心乃不及衛朔之世討正

其罪直至十年之後子赤已立三年然後屬之齊桓此等事甚

不可解

開方衛懿長子應爲國儲齊雖強盛仕之不過爲大夫耳其不及南面爲君之榮也明甚開方又非賢者安能慕齊桓之賢而欲親近耶則其所以仕齊者必有不合于衛懿欲借此以避之否則或儲位未定欲借重于齊再不然則別有所希冀耳管子曰非人情不可近眞明達事理之言也

齊獻欲立驪姬其偏虛固不必言卜而又筮欲決疑也旣卜筮矣而又不從其言何如并不卜筮之爲愈乎溺愛者不明誠哉斯語也

從來婦女之犯姦出于丈夫之欲縱驪姬何人優施何人防之猶患其不免况不防乎驪施二人之得以成姦卽謂晉獻導之可也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三十八

四卷八

凡小人之欲行其奸無不先固反其心以取信待人之信其無他而後行其害人之術則萬無一失矣只是驪姬婦人却從何處將此法學得爛熟

小人之害人奸計是不消說亦須有一副便佞之口才以助之方行得去只看二五之謀造三公子一連幾個轉變便將無理事說得甚是好聽豈不可畏

息媯淫婦爲他爭禮于蔡累得丈夫國滅身亡反替仇人稱木亡人不知是什麼節義想其緣故正如冬猫一般只是鑽熱窩門耳

子元欲與息媯行淫只消設計用強他便自然肯了何消遠打周方虛張聲勢反惹得他拿班做勢了若以子元爲過請問熊賁當日有甚三媒六證在地下聘娶來的正配夫人乎

周惠王十一年魯國與齊國成服於魯文公見魯勢愈大恐其侵伐遣

使諸盟乃復會魯齊兩國之君同盟十國諸國莫不歸心于魯

桓公歸國大設宴以勞羣臣酒至半酣鮑叔牙執卮至桓公之前

滿斟為壽桓公曰樂哉今日之飲已有醉騰之意若非鮑叔牙

曰臣聞明主賢臣離樂不忘其憂臣願君毋忘出奔管仲母忘檻囚

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之日一從頭直漉水桓公遽起離席再拜曰寡人與

諸大夫皆能毋忘此魯國社稷無窮之福也是日極歡而散忽一日

報國王遣召伯廖來到桓公迎接入館召伯廖宣惠王之命賜侯

為方伯修太公之職得專征伐因言魯助立子頹助逆犯順朕懷

之十年迄今天討未彰煩伯舅為成國之惠王十一年齊桓公親率

車徒伐魯時魯惠公胡先薨子壽立已三年矣是為懿公懿公不問

來繇率兵接戰手此日見大敗而歸桓公乃直抵城下宣揚王命數

其罪狀懿公曰然則先君之過與寡人無與也乃使其長子開方犖

金帛五車納于齊軍求其講和免罪犖曰先王之制罪不及子孫

苟達王命寡人何多求于魯耶公子見齊國強盛願任于魯

侯曰子乃魯侯長子論次序當為國儲奈何舍南面之尊而北面于

寡人乎認得自是正話開方對曰明公乃天下之賢侯儻得執鞭侍左右榮

幸已甚豈不勝于為君此乃進留之言齊桓信誠被他騙過桓公已開方為愛已拜為

大夫寵之與豎貂易牙等齊人謂之三貴開方復言魯侯少女之美

方纔仕齊開首便說這樣一件事是什麼正寤人魯惠公先曾以女媵魯此其妹也桓公造

使納幣求之為妾魯懿公不敢辭却即送魯姬至魯魯侯納之因以

長衛姬少衛姬別之姊妹俱有寵賢翁有詩云

衛侯罪案重如山 奉命如何取賂還

慢說尊王申大義 致及功利在心間

語分兩類却說晉國姬姓侯爵自國成王時剪桐葉為珪封其弟叔

處於此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二子長曰仇次曰成師穆侯薨于仇

立是為文侯文侯薨于昭侯立畏其叔父桓叔成師之強乃割曲沃

以封之謂之曲沃伯改號曰謂之二晉昭侯立七年大夫潘父

弑之而納曲沃伯人不受殺潘父而立昭侯之弟平是為孝侯孝

侯之八年桓叔薨子鱣立是為曲沃莊伯孝侯立十五年莊伯伐

孝侯逆戰大敗為莊伯所殺國人立其弟邾是為鄂侯鄂侯立二年

率兵伐曲沃戰敗出奔國子先嗣位是為哀侯哀侯之二年莊伯

薨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九年武公卒其弟萬萬梁弘伐

哀侯逆戰被殺桓王命卿士驪公孫父立其弟緡是為小子侯小

子侯立四年武公復誘而殺之遂并其國定都于絳仍號曰悉取

庫藏寶器輦入于獻于釐王釐王貪其賂遂命稱代以一軍

原周列國志卷之四稱代凡立三十九年薨

子侑諸立是為晉獻公獻公忌桓莊之族桓叔應其為患大夫士

為獻計散其黨因誘而盡殺之後自相嘉其功命為大

司空因使大城絳邑規模極其壯麗比于大國之都先獻公為世子

時娶賈姬晉國姬姓為妃久而無子又娶大戎主之姪女曰狐姬生

子曰重耳小戎九姓之女生子曰夷吾當武公晚年求妾于齊

公以宗女歸之是為齊姜時武公已老不能御女齊姜年少而美獻

公悅而烝之姜女所色多美亦多與生一子私寄養于申氏因名申

生獻公即位之年賈姬已薨遂立齊姜為夫人時重耳已二十一歲

矣夷吾年亦長于申生因申生是夫人之子論嫡庶不論長幼乃立

申生為世子以大夫杜原款為太傅大夫里克為少傅相與轉道世

子齊姜又生一女而幸獻公復納賈姬之婢曰驪石亦無子因以齊

姜所生之女使賈君之此女即秦穆公夫人穆姬也獻公十五年興兵伐驪戎

驪戎男鄆地在今西安府驪戎男請和納其二女子獻公長曰驪姬次曰少姬那

驪姬生得貌比息姬妖同姬已智計千條詭詐百出在獻公前小忠

小信賈媚取憐又時常參與政事十言九中所以獻公寵愛無二一

飲一食必與之俱踰年驪姬生一子名曰奚齊又踰年少姬亦生一

子名曰卓子獻公既心惑驪姬又喜其有子遂忘齊姜一段恩情欲

立驪姬為夫人使太卜郭偃以龜卜之郭偃獻兆其繇曰

專之渝音音攘公之渝音音薰一蒨十年尚有臭

獻公曰何謂也郭偃曰渝者變也意所專尚心亦變亂故曰專之渝

攘奪也渝美也心變則美惡倒置故曰攘公之渝草之香者曰薰臭

者曰齋香不勝臭穢氣久而未消故曰十年尚有臭也獻公一心溺

愛驪姬不信其言更命史蘇太史蘇之繇曰卜筮決疑在首獻得觀

夷周列國志夷卷之四四十一

卦之六二爻詞曰闕觀利女貞獻公曰居內觀外女子之正吉孰大

焉卜偃曰開闕以來先有象後有數龜象也筮數也從筮不如從龜

史蘇曰禮無二嫡諸侯不再娶所為觀也繼稱夫人何以為正不正

何利之有一部周易爻詞凡吉利貞者皆當作如此解以易言之亦未見吉獻公曰若卜

筮有定盡鬼謀矣當知定要卜筮如是問心竟不聽史蘇卜偃之言擇日告廟立

驪姬為夫人少姬封為次妃史蘇私謂大夫里克曰晉國將亡奈何

里克大驚問曰亡者何人史蘇曰其驪戎乎里克不解其說史蘇

曰昔夏外伐有施有施人以女妹喜歸之外紂寵妹喜遂以亡外幽王伐有夷

伐有蘇有蘇氏以女姐已歸之外紂寵姐已遂以亡外幽王伐有夷

有夷人以女外褒姒歸之外幽王寵褒姒西國遂亡今晉伐驪戎而獲其

女又加寵焉不亡得乎適太卜郭偃亦至里克述史蘇之言郭偃曰

亂而已亡則謂也昔唐叔之封卜曰尹正諸夏再造王國方

大何亡之患

到底歸到不歸知亦無有不歸里克曰若亂當在何時

郭曰善惡之報不出十年十年盈數也里克識其言于簡再說獻

愛驪姬欲立其子奚齊為嗣一日與驪姬言之驪姬心中甚欲只

因

甲申已立做世子無故更變恐羣臣不服必然諫阻雖是才者做

不行反被隄防豈不誤事

不聞且賢而無罪君必以妾母子之故欲行廢立妾寧自殺獻公以

為真心遂置不言獻公有嬖幸大夫二人曰梁五東闕五並與獻公

察聽外事挾寵弄權晉人謂之二五又有優人名施者少年美姿俗

例多智能言快語獻公尤愛之出入宮禁不知防範

驪姬遂與施私通情好甚密因告以心腹之事謀離間三公子徐為

奪嗣之計優施為之畫策必須以封疆為名使三公子遠遠出鎮然

後可居中行事然此事又必須外臣開口方見忠謀

東周列國志

公無不聽矣驪姬乃出金帛付優施使分送二五優施先見梁五曰

君夫人願交權於大夫使施致不腆之敬梁五大驚曰君夫人何須

於我必有囑也子不言吾必不受優施乃盡以驪姬之謀告之梁伍

曰必有東闕為助乃可施曰夫人亦有饋如大夫也於是同請東闕

五之門三人做一處商議停當次日梁五進言於獻公曰曲沃始封

之地先君宗廟之所在也蒲

地也此三邑者不可無人以主之宗邑無主則民無畏威之心邊疆

無主則

有窺伺之意昔使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屈

東闕曰太子君之貳也曲沃國之貳也非太子其誰居之獻公曰

君居中制馭此磐石之安矣獻公曰世子出外可乎

東闕曰太子君之貳也曲沃國之貳也非太子其誰居之獻公曰

君居中制馭此磐石之安矣獻公曰世子出外可乎

曲沃則然矣。曲沃乃荒野之地，如何可守？遷紂東園五又曰不城則

為荒野城之，洵為都邑。二人又齊聲贊美曰：一朝而增二都，內可屏

蔽，封內而外可開拓疆宇。自此益大矣。晉謀還紂，明自其如小夫之輩，下轉變，雖詞奪，而

小人信其言，使世子申生居曲沃，以主宗邑。大傅杜原款從行，使重

耳居蒲夷，吾居屈，以主邊疆。狐毛狐夷之子、狐突長子之從，重耳於蒲，呂卻甥從夷

於屈，又使趙夙為太子城曲沃，彼舊邑，加高廣，謂之新城。使士蔿

監築蒲屈二城，士蔿聚薪築土，草完事，或言恐不堅固，士蔿笑曰：

數年之後，此為仇敵，何以固為？因賦詩曰：

狐裘尫音音首

一國三公

吾誰敵從

狐裘貴者之服，龍其亂貌，言貴者之多喻嫡庶長幼無分別也。士蔿

預知必有奪嫡之謀，故為此語。申生與二公子俱遠居晉鄙，惟

卓子在君左右，驪姬益獻媚取寵，以蠱獻公之心，鬻翁有詩云：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四十三

四卷得三

女色從來是禍根

驪姬寵愛獻公昏

空勞春築疆場遠

不道干戈伏禁門

時獻公新作二軍，自將上軍，使世子申生將下軍，率領大大趙夙畢

萬攻駘雷三國，俱在平陽滅之以駘賜趙夙，賜畢萬為采邑。

太子功益高，驪姬忌之，益甚而謀愈深，且毒矣。此事閣過一邊，却說

熊羆，熊羆兄弟雖同是文夫人所生，熊羆才智勝于其兄，為

文夫人所愛，國人亦推服之。熊羆既嗣立，事在周惠心忌其弟，每欲

因事誅之，以絕後患。左右多有為熊羆周旋者，是以因循不決。熊羆

怠于政事，專好遊獵，在位三年，無所施設。熊羆嫌隙已成，私畜死十

乘其兄出獵，襲而殺之，以病薨告于文夫人。文夫人雖則心疑，不欲

明白其事，遂使諸大夫擁立熊羆為君，是為成王。以熊羆未嘗治國，

不成為君，號為堵敖。楚語謂水成君為堵敖不以王禮葬之，任其叔王子善為令。

尹卬子元也子元白其兄文王之死便有意篡立之意兼慕其嫂卬弟

只是攝來 嬖婦曰 嬖嬖天下絕色欲與私通况熊羆熊師二子年齒俱幼白

恃尊行全不在眼只畏大夫鬪伯比正直無私且多才智故此不敢

縱肆至是 圖惠王十一年鬪伯比病卒子元竟無忌憚遂于王宮之

旁大築館舍每日歌舞奏樂歌舞奏樂非其所好何欲以蠱惑文夫

人之意文夫人聞之問侍人曰宮外樂舞之聲何來侍人曰此令尹

之新館也文夫人曰先君舞于其意蓋曰先君善于以習武事以征

諸侯是以朝貢不絕于庭不是後了獻寶今舞于令尹何不効之

矣令尹不圖雪恥不知殺其夫而而樂舞于未亡人之側你這淫婦

不亦異乎侍人逃其言于子元子元曰婦人尚不忘中原我反忘之

不伐 非丈夫也遂發兵車六百乘自為中軍 鬪強 鬪建大旆

為前隊王孫 王孫嘉為後隊浩浩蕩蕩殺奔 國而來 公 聞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四十四 四卷四十四

進師大至急召百官商議 叔曰 兵眾盛未可敵也不如請成師

叔曰吾新與 盟 必來救且宜堅壁以待之世 年 少方剛請

背城一戰 曰 三人之言吾取 叔 然以臣愚見 兵不久自退

兵入國未有用六百乘者 子元 操必勝之心欲以媚息夫人耳夫

求勝者亦必畏敗此句說透人情 兵若來臣自有計退之正商議

間諜報 師斬桔扶關而進已破外郭入純門 將及達 內

將 曰 兵徧矣如行成不可且奔桐丘以避 曰 無懼也乃

使甲士埋伏于城內大開城門街市百姓來往如常並無懼色

等前隊先到見如此模樣城上絕無動靜心下疑惑謂 曰

開暇如此必有詭計哄吾入城不可輕進且待令尹來議之遂離城

五里札住營寨須臾子元大兵已到 等稟知城中如此子元

親自登高阜處以望城忽見旌旗整肅中士林立尹了一回嘆曰

有三良在其謀巨測萬一失利何面目見丈夫人乎教你用兵原

你戰法何如耳你不在家中更探聽虛實方可攻城也次日後隊

王孫游道人來報說謀探得雲侯同宋魯二國諸侯親率大軍前來

救雲關將軍等不敢前進特候軍令准備迎敵元大驚謂諸將曰

諸侯若截吾去路吾腹背受敵必致損折吾侵雲及于達市可謂全

勝矣乃暗傳號令人銜枚馬櫛鈴是夜拔寨都起趨恐雲兵追趕命

勿徹軍幕仍建大旆以疑雲人大軍潛出雲界乃使鳴鐘擊鼓唱凱

歌而還先遣報文夫人曰令尹全勝而回矣夫人謝曰令尹若能殲

敵成功宜宣示國人以彰明罰告諸太廟以慰先王之靈未亡入何

與馬元大慙元王能元聞子元不戰而還自是有不悅之意却說雲收拾

東月列國志 卷之四 四十五

督軍士巡城徹夜不睡至曉望見雲幕指曰此空營也雲師遁矣眾

猶未信問何以知之雲救雲曰幕乃大將所居鳴鈺設雲軍聲震動今

見羣鳥棲噪于上故知其為空幕也吾度諸侯救兵必至雲先聞信

是以遁耳未幾謀報諸侯救兵果到未及雲境聞雲師已去各散回

本國去了眾始服雲之智雲遣使致謝雲侯救援之勞自此感服

雲國不敢懷貳再說雲子元自伐雲無功內不自安篡謀益急欲先

通文夫人然後行事適文夫人有小恙子元假稱問安來至王宮遂

移臥其寢處宮中三日不出任宮三日息婦未聞雲拒之其

婦人娶婦人不肯家甲數百環列宮外大夫聞之闖入宮門直至

臥榻見子元方對鏡整髻讓之曰此豈人臣櫛沐之所耶令尹宜速

退子元曰此吾家宮室與射師廉何與關廉曰王侯之貴弟兄不得

通屬令尹雖介弟亦人臣也人臣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咳唾其地猶

為不敬兒寢處乎且寡夫人密邇于此既是密邇于此而不下

自來就男女別嫌令尹豈未聞耶元大怒曰楚國之政在吾掌握

故何敢多言命左右拮其手拘于廡下不敢出宮文夫人使侍人告

急于闕伯比之子闕穀於菟音音使其入宮靖難見他不在行闕

穀於菟密奏楚王約會闕桓御班及其子闕班半夜率甲以圍王

宮將家甲亂砍眾俱驚散子元方擁宮人醉寢夢中驚起伏劍而出

恰遇闕班亦伏劍而入子元喝曰作亂乃孺子耶闕班曰我非作亂

特來誅亂者耳兩下就在宮中爭戰不數合闕桓御班齊到子元

度不能勝奪門欲走破闕班一劍砍下頭來闕穀於菟將闕桓御班

放出一齊至文夫人寢室之外稽首問安而退次早楚成王熊惲御

殿百官朝見已畢楚王命滅子元之家榜其罪狀于通衢薛翁論公

子元欲盡文夫人之事有詩曰

堪嗟色膽大於身 不論尊兮不論親

莫怪狂且輒動念 楚夫人是息夫人

却說闕穀於菟之祖曰闕若擊鄧子之女生闕伯比若

若卒伯比尚幼隨母居於鄧國往來宮中鄧夫人愛之如子鄧夫人

有女與伯比為表兄妹之親自小宮中作伴遊耍長亦不禁遂成私

情鄧女有孕鄧夫人方纔知覺乃禁絕伯比不許入宮中其女詐稱

有病屏居一室及期已滿產下一子鄧夫久潛使侍人用衣服包裹

將出宮外棄于夢澤之中意欲瞞過鄧子且不欲揚其女之醜名也

伯比羞慙與其母歸于楚國去訖其時鄧子適往夢澤田獵見澤中

有猛虎踞踞使左右放箭箭從旁落一矢不中其虎全不動鄧子

心疑使人至澤察之回報虎方抱一嬰兒饌之以乳見人亦不畏避

鄧子曰是神物不可驚之獵畢而歸謂夫人曰適至夢澤見一奇事

夫人問曰何事鄆子遂將猛虎乳兒之事述了一遍夫人曰夫君不知此兒乃妾所棄也鄆子駭然曰夫人安得此兒而棄之夫人曰去君勿罪此兒實吾女與鬪勿所生妾恐汚吾女之名故命侍者棄于夢澤妾聞姜源履巨人跡而生子棄之冰上飛鳥以翼覆之姜源以爲神收養成人名之曰棄官爲后稷遂爲周代之祖此兒既有虎乳之異必是大貴人也鄆子從之使人收回命其女撫養踰年送其女于楚與鬪伯比成親楚人鄉談呼乳曰穀呼虎曰於菟取乳虎爲菟名其子曰穀於菟表字子文今雲夢縣有於菟鄉卽子文生處也穀於菟既長有安民治國之才經文緯武之略父伯比仕楚爲大夫伯比死穀於菟嗣爲大夫及子元之死令尹官缺楚王欲用鬪廉鬪廉辭曰方今與楚爲敵者齊也齊用管仲甯城國富兵強臣才非管甯之流明矣王欲改紀楚政與中原抗衡非鬪穀於菟不可百官齊聲保奏必須此人方稱其職楚王准奏遂拜鬪穀於菟爲令尹楚丁巳齊用管仲號爲仲父今穀於菟尊顯于楚亦當字之乃呼爲子文而不名因惠子之十三年也子文旣爲令尹倡言曰國家之禍皆繇君弱臣強所致凡百官采邑皆以半納還公家子文先于鬪氏行之諸人不敢不從又以郢城今荊州府江陵縣南極湘潭北據漢江形勝之地自丹陽在今南漳非今之丹陽也徙都之號曰郢都治兵訓武選賢任能以公族屈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四十七

齊桓公

爲賢使爲大夫偏有許多管仲族人鬪章才而有智使與諸鬪同治軍旅以其子鬪班爲申公利公楚國大治齊桓公聞楚王任賢圖治恐其爭勝中原欲起諸侯之兵伐楚問管仲對曰楚稱王南海地大兵強天子不能制今又任子文爲政四境安堵非可以兵威得志也未任子文馬頰有開隙河不且君新得諸侯非有存亡與滅之德深入人心恐諸侯之兵不爲我用今當益廣威德待時而

與滅之德深入人心恐諸侯之兵不爲我用今當益廣威德待時而

勳方保萬全桓公曰自我先君報九世之仇剪滅范國奄有其地鄆

國名姜姓地在今東平州為鄆附庸至今未服寡人欲并滅之何如管仲曰鄆雖

小國其先乃太公之支孫為齊同姓滅同姓非義也君可命王子成

父率大軍巡視范城示以欲伐之狀鄆必畏而來降是無滅親之名

而有得地之實矣桓公用其策鄆君果畏懼求降桓公曰仲父之謀

百不失一君臣正計議國事忽近臣來報燕國被山戎用兵侵伐特

遣人求救管仲曰君欲伐燕必先定戎戎患既熄乃可專事於南方

矢畢竟桓公如何服戎且聽下回分解



033031

